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五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四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式明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臺令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文選

卷五

對問
設論
辭
序上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No. 3528

卷五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辭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

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

於國

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

譽

路謂孔子曰夫子尚宋玉對曰唯銑曰唯敬

然有之

良曰然亦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

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善本有數十人而已善本無引商刻羽難以

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善本有而已

里巴人下曲名也陽是以善本無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

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

龍許慎曰鱗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

天足亂浮雲善本無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

杳冥絕夫蕃離之鵲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

哉銑曰蕃離蒿草之屬鵲小鳥也言栖於蕃

知也乃玉自喻高才人安能鯢魚朝發岷峯之

墟暴鬐夷於碣石焉良曰岷峯山根也暴露也鬐魚

之鬣鬣也碣石海畔之山也善曰爾雅暮

曰河出崐崙崐崙色白郭璞曰壚山下基也

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翰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

海畔山尺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本

作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者大夫聖人瑰意

琦巨行超然獨處琦義也世善本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向曰俗人所不知

設論

答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

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容難東方朔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

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

難之曰蘇秦張儀一

善本作壹字

當萬乘之主而

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翰曰當遇也

都居也如淳曰

也今子大夫

朔也

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

善本作記字

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

道之無

善本無字

效明白甚矣

秦翰曰言張儀蘇

相而朔好學樂道位且卑微是為好學之無一效

明而甚矣

善曰禮記曰出之為人也得一效

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

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

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尚有遺行邪

善本作也字

銑曰客意者

失之行也

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向曰同胞

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東

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

所能備也

善本無也字

濟曰

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

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孟子曰謂爭強弱未定也善曰

時也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

諸侯十政人欲獨行以相無張晏曰周千八

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燕趙韓魏

泰中山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

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良曰

賢士也善曰孔叢子思謂曾子曰今天

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

得士則昌失士身處尊位珍寶充内外有廩

倉善本作倉廩善曰蔡邕月令澤及後世

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善本作天下

震懼向曰懼也諸侯實服威振四夷善本無威

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善曰言連如

也言天下無事而人安如在於覆孟之下

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杆于孟

與行同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向曰言天下易治

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

肖也善曰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

下猶運之矣賢者過之不肯者不朋也導天之

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統曰虜謂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良



情安知前後齊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畫策

也其才方今善本無方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

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

志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

或路也善曰文字曰羣臣輻湊言上書忤旨

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

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善曰應劭漢書注曰

掌故百石吏傳曰天下無害留善本無雖有

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殊善本作雖然安可以不務

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

皋聲聞于天銑曰皋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

而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聲聞于天也善

義而喪其國故曰世異則事異毛詩小雅文

也毛萇曰有諸於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皋澤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

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說文武之道

以相周室得信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

所以日夜孳孳善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翰

孳孳敬懼貌怠慢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

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

曰鷄鳴而起孳孳善譬若鵲鵲飛且鳴矣向曰

爲善者舜之徒也

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學
季修身而不懈怠也善曰毛詩曰題彼鵲
鵲載飛載鳴毛傳曰天不為人之惡故寒而

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
以為善本作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喧頌貌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乃是其常而小人則自誇事

功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濟曰

恤憂也皆孫卿子文善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斗續蔽善本作耳所以

塞聰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目

裏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

過續細綿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下人之

辭綜東京賦注曰冕續以黃綿為九明有所

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

一人之義也鏡曰不求備才於一人蓋收其

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殺小過舉賢枉而

直之使自得之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之令直使各自得所也揆而度之使

自索格所之翰曰揆度其才性所為使不枉奪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
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之使自索得蓋聖人也
 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
 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則必有今世之
 處士善本有句時雖塊然無徒廓然獨居曰
 廓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
 同范蠡忠合子胥濟曰范蠡越賢臣也越王
 臣也畫忠於吳王而見殺善曰史記曰勾
 踐之柄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發
 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
 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翰曰國家用焉
 今雖有賢人且屬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
 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

者固其宜也客何疑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於我而有難說也善本無任李斯漢用漢用字酈歷食異其肌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
 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善本有也子又何怪
 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皇用
 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善曰諸侯從其言如環
 之統指也子謂客也燕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臣魏昭王使於
 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
 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田廣使為漢而稱東藩上
 曰善乃說齊齊王守戰之備語曰以管窺天以
 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語曰以管窺天以
 蠡和測海以蓬廷撞江鐘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者善本無我也銑曰管竹管

測量也達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

天以聲也蛤量於海以木枝擊其鐘其條貫文

不可通發心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之辭

規而求之以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規

雖問孔子亦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子路曰吾

鳴鐘撞之以達豈能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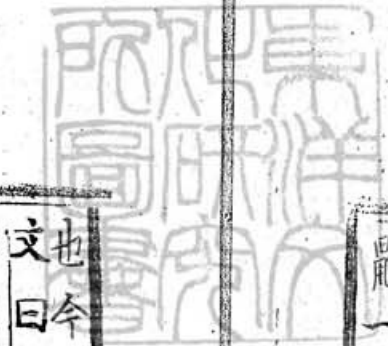
譬由體精之襲狗孤豚之咋自士虎至則

靡亡耳何功之有也良曰鼯鼠也孤豚小豬

亦猶鼠之襲狗豚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

強言者蓋無功也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鼯

鼯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



也今人相蜀曰孤豚之子是也說今以下愚

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自濟曰下愚

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愚之言以非此適是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自謙不

鮮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向曰嘲謂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銑曰丁明傳晏董賢

為大司馬又曰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

父晏為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良曰人

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之位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謂太玄經以守無為也謂雄造作大人有朝雄以玄善本有尚白尚白歸翰曰玄道亦如染素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尚白者識其道未行也服而善本無度曰玄常黑而尚白將無可用也雄解之號曰解朝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向曰上世之人為人網紀若不為則止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網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歷人之珪

儋甘都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儋甘都人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也

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珪諸侯所執也君之符以為上列之君之祿應劭曰文帝始紆青拖紫朱丹其轂紆帶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色飾其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印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多忌諱而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黃圖有大玉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子一

橫論者莫當翰曰電光謂辯速如電光之

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史記

秦王曰知一從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技葉

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以向曰言其不能辯說

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辭如技葉四布至於數

大於老子玄言而文辭如技葉四布至於數

十餘萬言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

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入

無倫善本作問字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

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無間然而位不

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良曰言其位不過侍郎

給事黃門郎而已蘇林曰擢意者玄得無尚

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言其拓落猶排擯也

如此也善曰拓落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善本無朱丹吾較不知一跌觀將赤吾之

族也翰曰跌差也且富貴朱丹其較若一逢

也赤謂往者善本作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

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網向曰

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兵也

逸走也周未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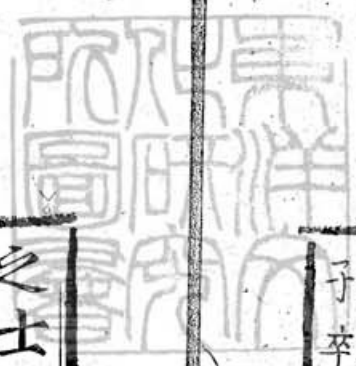
乃為七國然而秦強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

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

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
 分剖並為戰爭之國也判判也服虔曰鹿喻
 在爵位者善曰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
 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晉灼曰此
 直道其四分五裂之意耳雖陽傳士無常君國無
 定臣遷良曰言君臣數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得賢臣則國強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矯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失賢士則國安失士則危矯
 翼厲勸恣意所存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人
 而恣意飛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託或鑿
 慕者乃下事之存故士或自盛以橐託或鑿
 坏普以遁昔魯君聞顏闔賢使聘之欲以
 相闔乃鑿坏遁焉坏屋後墻也遁逃也服虔
 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善曰史記王稽辭
 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胡見車騎曰為誰王
 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

項穰侯過淮薛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是故
 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是故
 鄒衍以頡頏頑浪而取世資異曰頡頏
 書人著書所異而世人取資以為師學應劭曰
 齊人著書所異而世人取資以為師學應劭曰
 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頏音提挈之挈怪世尚取以
 頑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世尚取以
 言資以避下文也孟軻雖連去蹇猶為萬
 乘師齊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
 也難言不見任用適梁梁亦不用然而雖往來
 連蹇言語不便終亦為善齊威王師也蘇林曰
 曰滕文公尊敬孟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濟
 渠搜西方遠國名也在西故言右應劭曰禹貢
 舊東海也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
 析支渠搜屬雍州前番潘禺方遠國名也在
 在金城河間之西

南故云前也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後陶善本作塗翰
 北方遠國名也在北故曰東南一尉官名也一尉
 後應劭曰遼陽之北界曰東南一尉官名也一尉
 淳曰地理志西北一候有門候所以伺候遠
 國來朝之實也候亦官也如淳曰微以糾墨
 地理志曰龍勒王門陽關有候微以糾墨
 製以鑽質鈇法方無反微繫也制裁也服虔曰
 製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微繫也制裁也服虔曰
 該文曰糾三合繩也束以繩微繫也制裁也服虔曰
 不忍加之鈇鎖何休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廣
 注曰斬腰之刑也何休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廣
 以歲月結以倚廬服虔曰倚廬聖室也制衰之
 修喪制之禮以示於人也應劭曰結其心也制衰之
 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善曰結為漢律以為
 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是以善本無天下
 子卒晏嬰薨斬衰居倚廬是以是以善本無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翰方曰
 雲合善曰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家家自以
 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繇善曰稷契皋繇皆古
 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
 也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
 懋哉禹讓于戴纁作善本垂纁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所說皆自擬也纁衣領也言衣冠者
 謂伊尹湯之左相也善曰鄭玄儀禮注曰
 纁與纁同纁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
 王毛萇曰阿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曰
 衡伊尹也阿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曰
 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之臣謂已
 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
 管仲字也善曰五尺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童子已見李令伯表

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

也四鴈曰乘鳬水鳥也喻羣臣言朝廷之大

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鳬集不為之多

其多飛去亦不為之少也

也

飛鳥曰雙鴈曰乘

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

而周熾

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

是為一廟為之丘墟也

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

陽奈何得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

誤也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子胥死而吳亡種

蠡禮在存善本作而越霸

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

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奉國政

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

樂毅出而燕懼

乃疑燕昭王用樂毅破齊國昭王死惠王立

曰百里奚乃奔趙燕惠王乃懼

之終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

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

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

力而危穰侯良曰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拉齒
侯為相秦不忠遂拜睢為相代穰侯也善
書晉灼曰招蔡澤以蔡舉吟甚而笑唐舉曰
古拉字也蔡澤以蔡舉吟甚而笑唐舉曰
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蔡舉吟甚而笑唐舉曰
乃代范雎為相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
熟視而笑曰吾聞聖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人不相殆先生乎聖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翰曰言時亂有事
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社稷當其無事也章句
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徒謂文章句之
人也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故世亂則聖哲
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聖哲

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驚謂奔走也良曰
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
有餘也善曰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
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
舉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夫上世之士或解
縛而相或釋褐而傳仲翰曰齊桓公於魯得管
殷王高宗得傳說乃去其短褐而用之為師
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乃殺子糾于生寘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
於高俛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管夷吾治
帶索傭築傅巖武丁或倚夷門而笑濟曰侯
得之舉以為三公也或倚夷門而笑
也為夷門卒見魏公子無忌乃倚門而笑之
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
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諫更還見嬴嬴笑或橫
之以謀告無忌章昭曰笑人不知已也

江潭而漁翰曰此為漁父也漁捕或七十說
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
客難或立談間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
枉千乘於陋巷良曰言枉紆千乘之駕至於
弗得見從者曰齊桓公見小臣稷衣之曰三
三爵祿者固輕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
傲爵祿者固輕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
庸敢傲霸者乎或擁篲而先驅濟曰擁篲
也言人主或為賢人執掃與先驅而行也
善曰擁篲鄉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
燕郊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伸其舌而奮

其筆

翰曰謂人主貴而空竹隙蹈瑕而無所

屈

善本作也向曰室塞也隙過也瑕亦過也

過

終無見屈謂賢士用忠故也李奇曰君臣

上

爾雅曰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室

塞也

不揖客

將相不悅眉色良曰不求賢人也言奇者

見疑行

故殊者得辟理殊曰奇策也殊謂與常

言世

尚同而行趨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

同聲欲

步者擬足而投跡言舉而相聲謂候眾

跡謂

觀事變而隨行之善曰言不敢奇異

也故

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發

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
 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
 也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待待
 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之策也策謂對時務
 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
 意上書論道是非則是下觸上聞必見罷而
 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詔謂天子之
 命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
 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策一言抗疏其所以且吾
 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
 聞之也善本無炎災者滅隆隆者絕銑曰炎
 有盛貌滅絕也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
 地蔵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良曰觀雷聲

熱盛莫測其所以矣為復虛也為復實也忽
 然天收其聲地蔵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
 盛少衰之義也滿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
 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也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
 鬼神害盈也雷極則為水曰周易云雷雨之
 久矣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攬九縛拏女加
 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攬九縛拏女加
 者亡默默者存勢者必已默執持也言執持用
 也位極者宗高善本作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
 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
 惟漠守德之宅庭翰曰清靜寂漠皆無營欲也
 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老子曰
 知清知靜為天下正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
 無為此道也世異事變入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德之質也

知何如向曰言古人世異事變人又大體不
時亦或知勝否何如今子乃以鵠集而笑鳳
皇執龜龍為蟬蜩之類也所朝龜龍不亦病乎銑曰鵠
也龜龍為蟬蜩之類也善曰孫卿雲賦曰以
龜龍為蟬蜩之類也善曰孫卿雲賦曰以
蟬在草場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附附與扁鵲也悲夫善曰俞附扁鵲
甚不逢善醫亦可悲也善曰俞附扁鵲
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
液法言曰扁鵲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
盧人而善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子楊

曰范睢善本有之亡命者善本無也折脅拉

善本作豁如免於徽索善本無也折脅拉

也徽索刑具也善翁肩善翁肩蹈背扶服入橐

曰善翁肩中恐獲侯知之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

服謂使扶持而入於橐中秦無底袋也善

曰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有悚體也入

橐文見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氏穰侯而

代之當也銑曰印怒也介問抵氏穰侯而

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母弟

秦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睢至

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弟宣太后長弟

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陳蔡澤山東之匹夫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顓頊折支頤達涕唾流沫憤西揖彊秦之相搯華其咽一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顓頊謂無鼻豈醜貌也顓頊口向中常有涕唾其咽然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此得時也拊背猶隨其氣繼其跡而牽其相此顓頊欺甚切善曰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蔡澤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顓鼻莖也沫泗面也廣雅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曰咽嗑也嗑音孟於洛陽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器也善曰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妻敬委無避也禮樂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妻敬委

輅華脫輓遠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

國徒之長安適也見高祖所敬本輓車之人也

其車見高祖言便宜高祖即日徙都長安此適時之務也輅謂以木當曾以輓車也不拔

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善曰漢書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

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

曰輅謂以木當曾以輓車也論語摘輔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

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

作君臣之儀也謂得所也善曰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微魯諸生第朝儀起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銑曰呂刑尚書篇名刑法之善暴漢興而蕭何制律法合其時宜也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何靡弊鄭康成曰靡音縻漢書曰相國蕭何掇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善本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詩善本切字矣良曰詩乖也言時宜不同故不用蕭何善曰性布迷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切性或作繆感矣善本有字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善本作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



則狂矣濟曰並言時異政理不同也前漢金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狂亂之事興也善曰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金曰碑張安世夫蕭規曹隨翰曰蕭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翰曰蕭法之規矩曹參留侯畫策陳平出奇侯向曰留隨而行之不改留侯畫策陳平出奇侯向曰留也奇謂奇功若泰山響若低氏顏善本應劭有六奇也功若泰山響若低氏顏善本應劭曰天水下有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隴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名曰堆落曰坻韓子曰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名曰著於天地雖其人之瞻瞻善本作智我亦會其時之可為也銑曰低山石其崩落者聲聞數百銑曰低山石其崩落者聲聞數百瞻足也聲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事本

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臣不相違為不
 疑言必從計必用也可為謂適時也
 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而強為之謂不可為
 也時若夫蘭先善本無生收功於章臺有和氏
 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蘭相如
 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取
 秦王而不與城也相如乃指瑕相如因不與之秦
 王竟不得其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
 蘭生之功也章臺臺名晉灼曰相如獻璧於
 此四皓采榮於南山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等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
 商洛山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來後乃來
 與太子游也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德於南山
 也善曰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德於南山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孫公漢



武帝時射策甲科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也
 創業也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
 山功甚多乃益封五千四百戶祁連地名孟
 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善曰史記曰
 弘至大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
 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良曰長卿至貧乃私富人卓氏之女以用其
 財也竊私取也貨財也漢武帝將賜羣臣肉
 食之東方朔乃拔劍割肉以歸遺其妻也炙
 亦肉也細君妻也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
 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
 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
 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
 去太官奏之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
 不多又詔何無禮也歸遺細君又肉何仁也
 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僕誠不
 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不

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清靜貌也默然謂此並

答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功謂官尚早頃貸曰或無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

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志向烈士聖人不易其心

者蓋為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世項岱曰謂

危義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

安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

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

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之故

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銑曰太上謂太古

左氏傳叔孫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

背時而獨章之善本作彰字良曰德者仁行

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

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

特盛功不得背其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

遑遑孔席不暇乃墨突不黔棲棲遑遑憂時

之不濟也席不暇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子墨謂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善曰言貴及時故不暇溫也言坐不煖席也善曰文字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也小雅曰黔黑也害由此言之取捨善本作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善本作之餘事耳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劉向德曰取者施行無為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曰帶大帶也冕謂主入也項岱服也浮英華沈道德轡莫龍虎之文舊矣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也事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貌轡



是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久也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老德其英華湛古沉字字或為耽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孟康曰寶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文章也盛久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奮振也卒終也據舒也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以遊於高遠也喻求富貴也項岱曰據舒也善曰翼鱗皆謂飛振拔洿卧塗跨騰風雲而濟曰洿塗淺水龍去卑賤以升高位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跨行也善曰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使見之者景作善本駭聞之者響震塗泥也富貴則使人聞見其影響即驚懼也景影駭驚震懼也善曰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也爾雅曰震懼也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

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

根衡門謂以經典而為門者貧賤之居也紆屈也

無根帶謂無援助也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

思於毫芒之內精銳也毫芒細小也言天地之銳

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於細小之內以

成其文章也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抄也

潛神默記巨善本作以年歲良曰巨猶終也

默記事以終年歲也如淳曰經音巨竟之巨

善曰方言曰經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巨為

絀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

馳辨如濤波摘施勅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見丁

最也後曰賈賣也效呈也摘發也藻文也殿

言亦如積學累行而才用不呈於一世雖辨

事之先後也劉德曰賈雖也如淳曰潮水之

激者為濤波韋昭曰摘布也藻水草之有文

者善曰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

美謚不亦優乎勸曰賈勸主人且為權

道由爾而笑曰向曰道爾寬閑之貌也讀若收

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善本作利之華閭道德

之實守突善本作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

白日也銑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熒燭小光

日之光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

光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也良曰曩昔塗道
理也言周家失其理也侯伯方軌戰國橫
伐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驚音務齊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
謂之驚也項曰國爭強車既併轍也七雄虓交手關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韓魏也虓關猛烈也諸夏中國也晉灼曰
詩云關如虓虎項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游說之徒風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激並起而救之向曰颭急風也電激謂其口
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危其餘矣遙飛景附雪為煜育其間者蓋不
也景影也雪煜強盛貌言將說之人可勝載銳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



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逐如
影之附形恣為強盛將於其間者不可勝數
韋昭曰颭風之聚獵者也音庖晉灼曰雪音
辟爾之晬善曰說文燿火飛也能一斷激厲也朽銳謂不才之人也朽磨鈍鈎刀皆
易為才韋昭曰如金錫之刀能一斷割蓋亂世
饒謂宋燕曰鉞刀畜之是故魯連飛一矢而
而千金濟曰齊國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
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
聞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遂
安也趙王以千金為驕仲連棄而不受
也善曰魯連已見上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翰曰秦昭王遣趙王
書索魏齊魏齊亡出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恐殺魏
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昭之
間乃棄相印而去也善曰史記曰秦昭王
遣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止出見趙相虞
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夫啾發投曲感耳
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而不可聽者非韶夏
之聲合之律度淫繩佳而不可聽者非韶夏
之樂也向曰啾發聲也投合也淫繩邪音也
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
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項岱曰啾口吟也
善曰投曲投合歌曲也因勢合變偶善本作
李奇曰淫曲不正也移風易俗善本作風
時之會容字本作移風易俗移俗易風乖迕而
不可通者非君子之善本有法也手權勢合於
變通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復乖迕
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通於政體蓋非賢哲

之長法也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
變通之事遇時獨變得容也一本遇多為偶
容多及至從人合之衡音人散之為良曰關東
為橫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之從使秦君事秦也橫人謂
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從使秦君事秦也韋昭
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游不得志也漂說謂浮詭之言騁辭謂馳辯
之說皆欲感動於人君也善曰左傳陳敬仲
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
曰羈旅之臣杜預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此三術謂孝公用王道霸術也鑽者取必入之義
也如以鐵鑽之也服虔曰李斯奮時務而要
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向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為強暴之法項
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為強暴之法項

為雄伯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顛沛喻危亂也項代曰彼謂商鞅李斯等也
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據徵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徵堯乘邪險以
求富貴也一日言不久計也朝為榮華夕而
善曰言據徵堯幸而乘邪僻也禍溢於世目匡也
善本作顛顛福不盈皆細禍溢於世目匡也
不盈目匡者言不久也李奇曰人且以自悔
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
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
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吕行詐以賈古國韓非說辨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
韓非說辨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遺秦王夫人請立
門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遺秦王夫人請立

子楚為太子昭王薨太子立為莊襄王賈者
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項代曰
班固以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
非設辨於始以市秦昭利呂說難既道其身乃
因上書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
也應劭曰通好也項代曰韓非作說難之書
欲以為天下法也然為李斯所說因死於秦
秦貨既其善本作貴厥宗亦乃善本作墜貨銑曰秦
皇也不韋以莊襄王為奇貨始皇則莊襄王
之子故云秦貨既貴者言為王也始皇初即
位尊不韋為相國不韋飲鵠太后有私於不韋始皇知
之免相國不韋飲鵠太后有私於不韋始皇知
善曰史記曰秦昭王居乃以五百金與子
賈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
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謚為孝文子楚

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飲是以仲
酖而死尚書曰弗德周大墜厥宗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也
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
氣浩然自放逸也善曰孔叢子思曰然之
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善養浩然之氣取問何
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取問何
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
白也然如天之彼豈樂為迂夫羽闊哉道不可以
貳也遠濟曰彼謂孔子孟子軻也言孔孟豈樂為
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
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執韓非不
韋也方今大漢灑所掃羣穢夷險芟荒灑掃
羣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荒
者芟之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



善曰掃字也廓帝絃恢皇綱也向曰廓開也恢大
今掃字也廓帝絃恢皇綱也向曰廓開也恢大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絃張也皇君也基隆於
義農規廣於黃唐規規矩也黃黃帝也農神農也
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含之
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百
謂光昭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臣聞帝如神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晁錯新書曰天臣聞帝如神
之道包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
濟曰六合同四方上下也同源共流謂同沐浴
奉天子之化也韋昭曰天也地四方也沐浴
玄德稟仰大和之翰曰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
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枝附
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劒古和字

葉者善本作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

川澤各得其言上下相親得氣者蕃滋失時

者零落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

失位也項岱曰蕃盛也零落也

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良曰參三

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之為二兼天子為

而能知其厚薄之德項岱曰參三也言漢

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

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毛

所聞為明以今之所見為疑也欲從整

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翰曰登敦小丘也沈濫小泉也

大道亦如小丘泉比度測量太山之高

水之深亦不可至膠虞曰敦音頓頓丘也應

劭曰爾雅曰前高登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

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丘出也濫泉正出正出

雅出也郭璞爾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

凶人既聞命矣翰曰周衰王霸起鞅斯說得

行故言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行向曰言上古之士

後世者豈有默然無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

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銑曰言不熱也謂亦有所制也箕子問以天

繇為舜謨以致太平武王訪於箕子問以天

道政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王之至
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善曰尚書曰咎繇
矢厥謀又曰曰武王訪于箕子殷訪夢發於傅巖
箕子歸又曰曰王訪于箕子殷訪夢發於傅巖
周望兆動於渭濱向曰殷王高宗夢發於傅巖
卜兆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善曰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傳巖史
記曰太公望以魚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
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
伯果遇太齊審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公於渭濱齊審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眉垠道音銀銑曰齊桓公過於賢乃為商賈卑於
聞而納用之康衢道也張良步下邳圯
上有一老父出之康衢道也張良步下邳圯
良受之後佐漢高祖定天下下邳地名有圯
水垠岸也善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寧戚
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
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

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

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

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良曰侯待也言上四人

匪詞言將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成之計

申其大功也建立也展申也無窮言大也勲

也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

儒林濟曰近者謂漢時也陸子賈也賈著書

講誦三年不窺園井叢文謂著春秋繁露也

儒林謂列於洪儒之林言文儒著春秋繁露也

帝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善曰史記曰高
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
亡之徵九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
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劉向司籍辨章舊
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

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籍翰曰司籍謂主司典
聞而法言又作世也譚深也揚雄著書十二篇號
曰法言又作世也譚深也揚雄著書十二篇號
籍傳諸子詩賦每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
其書意錄而奏之曰法言揚雄譚思法言又
撰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揚雄譚思法言又
也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本奧言向曰
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臻之於門闡
之內奧室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
聖所居室中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
真善本無婆娑乎術藝之場貌也項岱曰婆娑縱逸
婆娑乎術藝之場貌也項岱曰婆娑縱逸
講經藝之場也場圃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
而發其文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囿之育用納

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翰曰烈業也

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
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歟
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若乃夷本善

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夷本善

夷伯抗行於首陽惠善本作降志而辱仕向

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
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

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顏潛善

降志辱身而為仕也項岱曰柳下惠顏潛善

作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鏡曰顏回潛

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魯哀公西狩於大
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春秋上自隱公終篇
之曰此麟也孔子遂修春秋上自隱公終篇
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善曰論語子
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聲盈塞

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善本有也字良曰

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表以爲上達皇天下

泉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

然也哲智也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大道此

王者所以爲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

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

有異不合而退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

命供已味道之腴庾俱反爾汝也天符天性

也膏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膏腴也言所味道德

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

謂之天符桓譚答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也神之聽善本作之名其捨諸銑曰以精神

有善惡之名皆將捨之勿繫於情也項岱曰

有賢智君子之行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

神之聽善曰毛詩曰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

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示

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良曰韞藏也言璧藏藏在石中珠在蚌蛤之內

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部之則景曜英精

遠千載而有光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

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

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
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恩名曰隋侯之珠
應字本作龍潛於潢汙魚黿媒列之龍有翼
有九龍也潢汙小水也媒謂敗慢也項岱曰天
水謂之潢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
荒而據據皓昊善字作蒼也謂天下八荒也
行也皓蒼天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皆
同名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據音戰據與據
之並京逆切持故夫泥蟠盤而天飛者膺
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
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
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卞和隨隨侯也貴謂
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良曰處暗君之時
章明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
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
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
如此是此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
之道久而章遠而隆也君子若乃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介樂者離婁目明者言
能察秋毫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介
秋毫之末介也善曰經子董無心曰離婁
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輸推巧於斧斤逢蒙
善射者也絕妙也技能也孤引也般輸工巧
者也權專也絕妙也善曰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
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弄弄傳逢蒙
岱曰公輸若之族各班韋昭曰推猶專也項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良善御

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鳥獲壯士力
舉千鈞也抗舉也三十斤曰鈞也項岱曰良
王良晉人也樂伯樂泰穆公時人也軼過也
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人也軼過也
斤曰鈞千鈞三萬斤也善曰呂氏春秋薄
疑說衛嗣君曰鳥獲舉千鈞又况一介乎
和鵲發精於鍼之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桑鵲皆善醫者也石藥也研謂范蠡之師也
言計筭無涯畔也此二人皆妙有心計也垠
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
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
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
賈名子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走亦不任則技
於彼列故密爾自誤於斯文稱良曰走主人自
下走然也廁間也彼列謂列牙曠研桑之徒
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服虔曰走

孟堅自謂也
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
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

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 濟曰佳人謂

草木黃落鴈來賓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

流兮揚素波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

施樓故號曰樓船列女得津
吏女歌曰棹歌水揚波兮香冥冥
歌引善曰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哀多也善曰對女傳陶少壯幾時兮柰老
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
何不努力古長歌行曰少壯
歸去來一首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

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
郵洛乃數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

田園因命篇曰歸去來善曰

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小
日春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小

事順心命篇
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良曰蕪謂草也善

式微胡不歸式微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濟曰所思求於祿故形屈而善曰淮南子

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善曰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而翰曰心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

將歸去是追改也善曰論語楚狂寔迷途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道向曰言猶如人行迷途

迴也謂休仕也善曰迷途已見丘遲與陳

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迷途已見丘遲與陳

之所謂是時所非五十九年非也今舟遙遙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舟而歸行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

亦熙熙夫聲類曰熹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良

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下可以棲

遲僮僕歡迎稚子候門齊曰稚子小也候門謂

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三徑就荒松菊猶

存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三徑潛亦慕之

求仲從之遊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躬庭柯以怡顏向

柯樹枝也怡悅言其技柯相掩覆以為可榮

故悅也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

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怡顏高覽倚南窗以寄

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窗以寄

傲五審容膝之易安銑曰北郭先生妻云今

膝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

身也善曰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

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園日涉以成趣門

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

雖設而相關良曰言田園之中日日游涉自

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

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

聲也七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善本作

觀也濟曰策杖以扶老弱周流而憩息也矯舉

逸楚辭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勸倦字本作飛而

知還翰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為意以出於山

畫飛勸而暮還故林亦猶景翳翳以將入撫

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桓而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

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歸去來

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

焉求親親絕交遊桓子新論曰九公孫穆屏

也難知也故其絕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

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良曰有事謂耕

為善言之西也疇田也善曰說文曰話會合

達國語注曰或命巾車或棹孤舟齊曰巾飾

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行也善曰孔叢

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

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翰曰

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船以尋之也崎嶇險

也駕車以涉之也善曰曹攄贈石荊州詩

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向曰欣欣春色貌涓涓泉貌金人善

銘曰涓涓不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壅為江為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曰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

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良曰寓寄也曷何

俗之心任性去留也善曰尸子老萊子曰

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

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濟曰帝鄉仙都也善曰孟子曰傳云孔
曰天下如匹夫欲何之則大戴禮孔子華封人謂賢
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顧富貴莊子華封人謂賢
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云
耕音茲協韻田園以習其性也孤獨也言安此
所執之善曰東征賦曰田中草也植杖謂插其
草也善曰東征賦曰田中草也植杖謂插其
子要略曰山谷之入輕天良辰而將行淮南
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
詩曰植其杖而耘毛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東也東皋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耕
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運會也歸盡謂死也乘其



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
萌死有所乎歸周易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衛人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

侯師善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良曰關雎篇名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下上平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句曰中謂中言也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
聲聲成文謂之音銑曰上下相應曰成文也
角徵羽也聲成文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翰曰天下無主兵戈興動故人也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濟曰近猶過也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良曰經序善本作人倫美教化移



風俗翰曰厚謂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

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快諫立詞曰主文謂

之意諷也言誘人君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故曰風銑曰言者謂諷諫也善曰風

諷王興樂宮商相應也諷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國史明乎失得善本作之跡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良曰苛煩也吟詠情性以

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

發乎情止乎禮義幾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謂之風齊曰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
之雅雅者正也見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言正天下之事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善本作也
風也小雅也始也善曰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自北而南謂其

化從岐周被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
道王化之基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
也基本也善曰先王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誤而無傷
也哀當為衷衷謂中心念怨之也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
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允安國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
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

守善
注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符信印重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也齊曰倫次也誥言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良曰求天地萬物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翰曰志之義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

若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生於周末觀史

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

不能一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

篇約史記而修春秋翰曰刪謂刪略讚易道

以黜八索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述職方以除九

丘向曰職方書名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

周翰曰墳五典也訖至也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是以垂世立教向曰芟

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也有浮豔之辭如刀翦而

世謂之宏也垂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之類也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
有百篇此略舉之類也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良曰恢大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
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翰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衆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
士逃難解散濟曰逃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
屋壁向曰先人孔子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
旁求儒雅以闡大猷銑曰闡開濟南伏生年
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至魯共王

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

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

向曰科斗古文字也

王又升孔子堂

濟曰王即聞共王也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

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

隸古定

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乃得定更以竹簡寫

之紙

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
 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
 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
 也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
 傳良曰承天子之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
 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采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通翰曰據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書序序
 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向曰冠正也言
 序既畢濟曰言定篇已會國有巫蠱事經籍
 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充誣戾
 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
 也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元凱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

郎平吳有功加特進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

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
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
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春秋以立名不
必兼言冬夏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
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
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竹簡曰大竹曰策小
竹為簡木版為牘孟子
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去而魯謂之春秋
其實一也銑曰檮杌乘皆
春秋之別名韓宣子適魯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善本有也字
言知周室為王之所

濟曰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

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

書

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以上之人也赴告
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

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

銑曰志
記也

上以遵周公

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

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濟曰害亂
也刊削也其餘

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

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
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
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
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
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
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良曰略不能盡舉
為舉說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也將令學者原始要
終尋其技葉究其所窮銑曰究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柔尋之自求義

理既得若飽而饜飫其自趨進道也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

也其叢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餘目也

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

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銑曰

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

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

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

之也

通濟曰暢也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

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

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

起義在

善本作義起於

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

諱辟

善本作避諱

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

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

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翰曰楹屋柱也桷椽也

五曰懲

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

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

向曰逢事如此類其義矣觸逢也

長生也附于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將

齊曰假設或有人問欲復蒼重明其義

春秋以錯文見義

錯錯雜

也若如

善本作此字

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

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翰曰然猶如此也

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

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

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

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
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
丘明之傳有其善本作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謂十數家所
言者如此也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良曰膚淺也言諸家乃更淺引公穀以為異濟曰言預今所專修丘明之傳以釋
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
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
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然劉子駿
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

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
者也未有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
舉劉賈許賴之違以見同異銑曰違謂分經
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
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
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
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
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良曰詳或曰春秋之作
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及
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銑曰孔子卒

所謗云孔子自立為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
素王以丘明為素臣王魯危行言遜以辟善本作當時之害故微
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韓曰至獲麟之
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敢問所安
銑曰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為也答曰異乎余所聞與韓曰所言
異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
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
以為感也絕筆於善本作獲麟之一句者善本

無者

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

善本無則

字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

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

胤也

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

開中興

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

道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

向曰弘大則也

西周之義可尋文武之迹不墜

韓曰西周謂平王未東遷

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

成王義垂法將來

銑曰會合也

所書之王即平王

也所用之曆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則善本作即字

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濟曰答上或問之云言公

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之意也子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

所以章善本作彰字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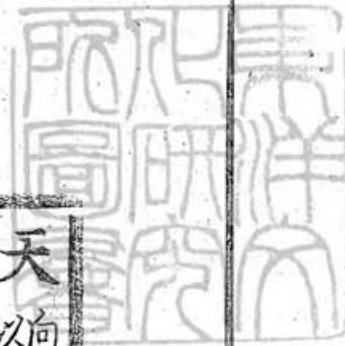
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意也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聖人包周身之防濟曰言以忠信禮樂既作

之後方復隱諱以辟善本作避字患非所聞也翰

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所聞也答上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

害也子路欲善本無欲字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



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

以為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數於君

為亂逆之道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

通論也銑曰此亦答上文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向曰誣虛也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途知

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

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

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至於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亦不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

皇甫謐有善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安

讀書常患風痺疾簡手不輟卷至忘寢食舉孝廉不仕又辟著作不

應左思三都賦成謐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善注同

玄晏先生曰

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

也善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

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布翰曰敷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

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義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

謂之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

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

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尚辭也曰君子事之為

尚將以貫

善本作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

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善曰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故孔子采萬國之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善曰漢書曰古

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詩人之作雜有賦

體子夏序詩善本作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

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曰至于戰國

王道陵遲風雅寢頓銑曰頌於是賢人失之

詞賦作焉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是以

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良曰炳

善曰西都賦序曰文章炳存其所感咸有古

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

之首也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

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

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及宋玉之徒淫文放

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翰曰言後

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風雅之則於

是乎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

辭人之賦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

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

類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

聯駟不足以載廣廈善本作接榱不容以居

也翰曰充滿也廣廈大屋也其中高者至如

也榱榱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
 融廣成王生靈光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
 殿賦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
 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獨賊縱
 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初極宏侈之辭終
 不墜上廣成頌以詞諫賢
 以約簡之制後魏曰宏大煥乎有文蔚爾麟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良曰蔚爾文盛兒麟集
 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
 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難蜀父老曰麟
 集仰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濟曰常產謂
 流物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善曰周易曰方以類
 物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翰
 矣



司馬長卿揚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所出也
 中城謂中國也長卿賦上林而言盧橘夏熟
 楊雄賦甘泉而言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
 玉樹青蔥是也

之士雷同景善本一作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士人法學相如
 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蟄同啓若影
 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
 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善曰徐

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
 碑曰望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
 流宕他曩者漢室內漬四海圯彼裂銑曰曩
 尤異境曩者漢室內漬四海圯彼裂銑曰曩
 龍也圯毀也毀裂謂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

武撥亂擁據函含夏良曰孫劉謂孫權劉備
 中國也善曰公羊傳曰撥故作者先為吳
 亂反正函夏已見赭白馬賦

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

作者謂左思也瓌義琦大也善曰坪蒼蒼曰瓌璋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

禽善本作滅比亡國而魏氏善本無以交禪

比唐虞既以善本作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漢書曰其誘逆之理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

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荆南曰梁岷二山名

大也衍考分去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

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楊

荆之分屬吳也常參蓋州分餘皆屬魏分也

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星土善曰星之分次

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域又曰動物宜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

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魏向曰言二國不可與

都義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

聞其義也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聞

其耳也王善曰史記曰太史家自以為我土

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良曰

皆善矣良善也作者又因客善本有之辭

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

披圖而校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

曰左氏傳賀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宜也體國經

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也

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銑曰按憑也誣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銑曰大志志也夸猶極也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

榮緒晉書曰榮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歷位二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晉書曰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崇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

官書擅去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善曰魏太

文曰非至親之篤遂肥遁於河陽別業肥遁良曰

義也言義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善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依

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濟曰幾近也舍謂屋

堂下周弓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翰曰觀家素習

技頗有秦趙之聲向曰技樂也善曰楊惲

能為秦聲婦趙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

有琴書之娛銑曰出謂出游也弋取鳥也釣

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又好服食咽練伊

遂初賦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又好服食咽練伊

氣志在不朽傲然有陵

善本作

雲之操

服向曰

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善

曰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

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歎勿復見

氣神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之歎勿復見

牽羈婆娑於九列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

列九卿也時崇為太僕卿善困於人間煩

曰城榮緒肯書曰崇後為太僕善困於人間煩

黷常思歸而永歎國語注曰黷也善曰賈逵

求歎之尋覽樂篇有思歸引衛女之琴操思歸者

歸不得心悲憂傷援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

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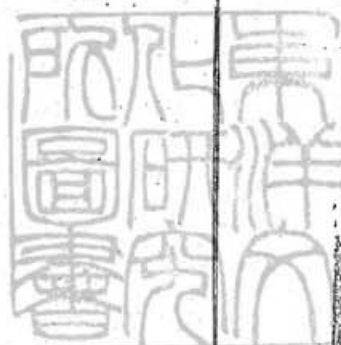
故制此曲向曰儻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樂

善本作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

聲而播善本有絲竹也周禮曰播布也善曰

於字

文選卷第四十五

[illegible]



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